

中國國民黨講演

集第三集

320.  
7785

~~170239~~

# 中國國民黨講演集 第三集 目錄

溥儀先生.....

吳稚暉

孝.....

戴季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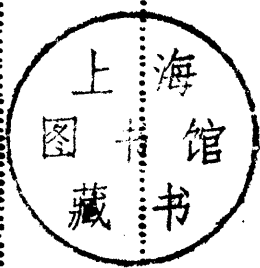
「和平」「奮鬥」「救中國」.....

汪精衛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9 4644B



目錄

一

# 溥儀先生！

（吳稚暉）

▲冤哉溥儀先生

▲危哉溥儀先生

曷言乎冤哉溥儀先生？溥先生若再住在那個牢監的宮殿裏，

做那關了大門的皇帝，不到二十年，深恐要同明朝中山的嗣王一樣，在自己廳堂上，替人打板子，聊以謀生。溥先生自己本身是，一個很有覺悟，十分高明的青年。所以他一聽請他出宮，口口聲聲，願做平民。即最近東交民巷內做萬壽，拿平民態度，拒絕瞻拜。提議出洋，先赴大連，要用平民資格前往。都是表顯他不肯再做那種冤大頭，斷送自己的前途。然而有三種動物，包圍得

他密勿通風，必要送他進了卑田院，才樹倒猢猻散。什麼三種動物呢？

(一)耗子 遺老是也

(二)勞蟲 皇室奴才是也

(三)鱔魚 奸商及古董販子是也

先說耗子；耗子之意，即言彼輩專做溥先生的鼠竊。什麼遺老不遺老？真正遺老，已入山必深，入林必密，隱其姓名，飽薇蕨以沒世。今日在通都大邑出鋒頭的遺老，好比如康有為哩，陳寶琛哩，鄭孝胥哩，羅振玉哩，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是挾有另一種騙法的痞棍。晝伏夜動，名之曰鼠竊亦可。有如康有為，年來

到處棍騙，人人皆知。至於羅振玉，不但專販國粹，假造古董，爲東洋巨騙，一部分日本人深痛惡之。卽彼二十年前在我們蘇州，吞沒師範學堂建築巨款，至今懸案未結。就是鄭孝胥，於這兩天發表的八十萬金寶借款，他當時本想串同奸商，用六十萬措押，且回扣每萬得五百元，利息則按月一分二厘，被溥先生岳父榮源去戮穿，方把他闕出內務府。止有好像陳寶琛，王國維之徒，比較謹愿。然而終不免了一個變形的鼠竊。近來有一個住在後門內三眼井七號的老太監，叫做邱和來。他在奏事處當差，當到首領，已有三四十年。他說，「那班陳師傅之徒，專門想借光。今天碰響頭，拿了書畫走了。明天謝天恩，領了古玩去了。好東

西被那班拖辮子的漢官老爺們搜括完了。『借光別號揩油，的確算得鼠竊的一種。至於載在檔案內，凡做過京師地方官的幾乎都領到重要的官產，充做賞賜。若說明明頒賞，各省的大官不必說，就是會鑽的國會議員等，都把他的生日，列在長春宮的送禮單上。經了這許多的大小耗子，每年竭澤而漁的去揩油，如何不在二十年內，把溥先生揩得骨瘦如柴，在破宮殿裏，臥牛衣中，對窗紙的亮光啜泣呢？然而這班東西，大利所在，豈肯放過？所以陽託忠實，陰行把持。極其可笑的，到了東交民巷，還在日使館的餘屋中，榜出南書房，軍機處等名目。一日羅振玉揚言，『昨天有一種可笑的事，有一名馬夷初的，闖入南書房，我適上值，聲稱要見

我們上頭。●我們上頭豈隨便要見就見的麼？』（馬先生笑倒了，擬再遇羅，問他你是誰，他若說是羅振玉，當驚答曰，原來你尙在世。不是早聽見你已投日本海自盡，予諡忠烈了麼？）總而言之，這班無聊的宮鼠，是仗着帝制，作名利雙收的計畫的罷了。至於專門圖利的，則有下兩種。

再說勞虫：勞蟲者，即附入骨內，要把皇帝的溥儀，不鑽死他不歇手。宮監等其小焉者也，最大的勞虫窠，便是內務府。宮中一切費用，照舊無底般的侵蝕。說出來人人要笑倒的，御膳房每月用醬要二百十斤。那一年二千四百斤的醬，已把溥儀夫婦，變成醬人蘿蔔而有餘。所以內務府的首領紹英，在辛亥革命時已報

破產，至今十有三年，反東也銀行存款，西也巨產買土，數以幾百萬計。現在恐怕一抄，駭得不敢出頭。前日我亦與點檔案，見列正開銷七項，每年共需銀二百八十餘萬元，無一非絕可笑的用款，試舉一例，有鐘表傳報費，一萬三千餘元。你想是什麼話？然額定則二百八十餘萬，若實用則有宣統十五年收入帳，（那裏是什麼收入，就是借的債，賣的古董之類。）有五百數十萬元之多，不見有一錢存留。所以京報上已登過的別種報告，有年需六百數十萬元之說。又拿最近一事爲證：所謂陰歷年底，溥先生要去清宮拿些衣服穿穿，此亦人情之常。中間便有乾隆磁器，仇十洲漢宮圖兩幅之類，大約要充元旦賞品，措而未予。僅取去衣服一項



。在陰歷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的兩天，莊院長做組長，親眼看他們取出的。我充物品點查員，親手遞過，一一唱交的。單是貂袍一項，便是二百餘件。其餘青狐玄狐天馬海龍之類，也二三百件。出了神武門，據當時在場人，閑講白嚼的估價，至少值四十萬。又有人說，就拿這四十萬元，給溥先生夫婦三人，到倫敦郊外，與葡萄牙王一同過度，也已經舒服極了。不料過了三天，就見報上登載，溥先生向清宮取出寶貝若干，押當十萬元，把年關度過。才知道還是那班內務府的癆病蟲，開了幾天的葷。當然日使館內所設南書房的上值者，如羅振玉等一班宮棍，也必定叩謝了一滴的天恩。據我所知，什麼宗室黃帶子，還在白廟胡同裏，替

我朋友拉包車，一碗施粥也不曾在這十萬元裏喝着。這算什麼一回慘酷滑稽的事。所以再去取東西，委員會既因不合點查章程，不許零星再取。我個人亦很替溥先生盼望，等點查完了，分清公私，凡不關朝章國故的，什麼金銀寶貝，都讓溥先生拿去。我料必有數千萬元，可以給他下半世，及子孫懿親的瞻養。不要像火燒，偷來的一般，給那班癆蟲與鼠竊，作成鱷魚，做了「快要完」。

全國明達者細想，算做什麼把戲？許他四百萬元的優待費，口惠而實不至，做了第一步騙局。又把一道皇帝的金剛捶在他頭上緊緊套着，弄得他「醬缸打破，架子仍在，」要當賣老祖母結婚禮物，年用六百萬元，滋補這班癆病蟲，又分潤那班有尾巴的大小

耗子。這不是一個大騙局麼？幸而他的家私，還值整千萬元，好像癆病才到第二期，救治還來得及。所以修改優待條件，廢除皇帝名號，點查全宮物品，那是替他打了一針起死回生的藥針。溥先生始終感激不盡，這是民國運氣尚好，凡青年皆是高明。我祝他將來出來擔任第十八任的總統。惟有這班癆蟲，同着那班耗子鱷魚，東也狗吠，西也鷄鳴，鬧得六神不安了。

再說鱷魚：鱷魚者，廣東人的害物。北方便要稱大蟲。凡全世界的銀行奸商，交易所奸商，下至古董奸商，以及打鼓兒的小販，都是浪子，癡兒，孤兒寡婦的喪門神。他們吃死人也不吐骨頭。直要等他發了財，他的子孫也被人如法泡製。卽如努兒哈

赤之甯馨子孫，如玄燁，胤禎，弘歷之徒，他吸聚積貯的本事，固十倍高明於鹽業銀行的乾齊。不料弘歷的玄孫，面孔還長得絕俊，便宛轉簸弄於乾齊之手。我輩怯懦的羣羊，也要求生。彼輩耗子，癆蟲，鱷魚，也無非求生而已。我輩飯糗茹草自足，原也可笑。彼輩食肉寢皮，原也有彼輩之不得已。故乾齊樂，溥儀是否曾哭，也值不了我輩來咏歎。但恭喜發財，不是善心的老爺耳朵中常在胡同口聽慣的麼？我們恭喜年來銀行事業的發達，問他如何發財，也不妨替鱷魚先生們算筆小帳。諸君不看見前幾天本報揭登的鹽業銀行八十萬借款合同麼？他的內容是：

金寶金冊通共七千六百兩七錢

金箱金塔等又共三千三百六十九兩〇九分六厘

兩共一萬〇九百六十九兩七錢九分六厘

就是馬上回鑪，已超過四十五萬元；其餘三十六件自身成器的價值不算，一千九百五十二顆的真珠也不算，一百八十四塊的寶石也不算。還有不是十成金的八百八十三兩八錢的金子也不算。

又瑪瑙等珍器四十五件也不算。據說一場刮子算做荒金，抵過四十萬元半額借款。不好意思，又加上另數五千八百三十六元收入內務府帳上，就算公平交易。哈哈，這是兩願非逼，當然不生什麼問題的。若冠冕堂皇說起來，比東交民巷，還要公平。乾齊先生必定啓發我輩曰，一個燒丫頭，遞給鼓兒擔一尊金佛，換取銅

元二十枚，難道不是常有的事麼？我對曰，唯。我惟痛恨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成此合同，時間不是恰恰宣統十六年的舊歷端陽前幾天麼？溥先生要把老祖母的結婚禮物，借這八十萬急債，到底幹什麼呢？就是要做那牢什子的關門皇帝。耗子一大堆，癆蟲塞了氣也不透，不是端陽要開銷了才太平麼？鱷魚哈哈大笑，就是攻他這弱點。大小中外鱷魚，布滿在東西交民巷，後門，東西牌樓，王府井，琉璃廠等處，都侍候這位二十歲的少年「上頭」呀。

嗚呼，這三種動物，都非把溥先生弄到替打板子過活不止。他們惟一達到這種目的方法，就是恢復優待條件。這就叫做冤哉

溥儀先生。至於危哉溥儀先生，且待明天再說。

何爲危哉溥儀先生？則老實對曰，冤哉溥儀先生者，昨已明白言之矣，那班耗子，癆虫，鱷魚，非把溥先生送進了卑田院不止，所謂危告溥儀先生者，恐怕那班耗子，癆虫，鱷魚，又非把溥先生送上了斷頭台不止。這種太早計的警告，雖然說我恐駭，詛咒，夢囈，均聽憑愛猜想者去猜想。然而我愛這無邪氣的高明少年，我且把理由細細陳述出來，請也愛他者去做個參考，不能算我多事。凡一個朝代的變更，所有舊朝代的子孫臣庶，稍有反側力量者，無不被新朝輾轉鋤除，必至對方小心韜晦，一無反側朕兆，才能邀數十年後假仁假義的榮典，如歸命侯之類，做別人一個厚待前朝

的裝飾品。然而前清到了雍乾之世，如曾靜之獄等，尙因牽纏了姓朱的，便冤死數千百人，這能够作爲一件兒戲的事，說到了民國，可以隨時撒撒爛污，不撒成大禍麼？實在是民國的改革，更是雙料的改革；一是換朝代，二是換國體，所以能待前朝，比較十分寬大；其大原因，沒有一個私人爲着自己子孫萬世，在那裏猜防前朝。其理想，是國既共和，爲四百五十兆人公有，就是溥儀也有一分，想沒有那種殷頑，在那裏處心積慮的活動。不料十三年以來，竟鬧了顯著的一個復辟大把戲，又時時對有力軍閥，造作不斷的謠言。那神武門裏又常常做出許多違悖優待條件的怪事，如予謚了，欽賜紫禁城騎馬了，准預瓊林宴，鹿鳴宴了，榮封三代了，



皆鬧一種類似暗示復辟的笑話。這種無意識的混鬧，難道可以保得定一方面有漸進一步的猖獗？又難道可以保得定又一方面沒有履霜堅冰的恐懼，生出一勞永逸的決心？這一定要如吾鄉孩子的俚諺所云，「猴子弄私處，弄出血來了，」我再來舉出三大理由：

(一) 由嘲戲而認真

(二) 由憤慨而仇嫉

(三) 由恐慌而激昂

何言乎由嘲戲而認真？最可笑的一班耗子式的拖尾巴人物，到了民國，還鬧什麼遺老？遺老兩字實是最肉麻不過的椰榆名詞。但是遺老既是書本上有這個廢物名稱，遺老便讓他去遺老。

民國之大，何奇不有，有這種怪物，供給遊戲文章裏嘲弄嘲弄，亦無不可。有如蘇州的汪鍾霖，曹元忠之類，人家開弔慶壽，無不翎頂而去。這就是元朝高帽子呵道，法國拿倫帽守門之類，也足以點綴成趣。而且那班遺老，無一不就是瘟臭官僚。他的同類，號稱服官民國者，把民國鬧成不知什麼東西，都由那種惡物。他們既然頂了遺老頭銜，止去做做鼠竊，或偶然偷做些顧問，總裁，總辦之類，也總算他們比較安分。因而對他們愈有恕詞，至多不過在他們辮子上，大著上，開開他們的頑笑，也索罷了。不料他們生性不安本分。讀了他們奴才的幾本死書，不問三七二一，要想如法泡製。現在看到在東交民巷日本使館裏，貼有南書房，

軍機處，便見得他們看做永明王在緬甸一般。若曰口稱「上在行在」，便是他們的忠節愈著；我們請問他們是否是準備做最後一孤臣，必當爲復國運動。果如此，大清固有忠臣，民國非無健者，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安見無人焉變嘲戲爲認真，闖入你們遺老隊裏，自矜他是民國好男子呢？這種的弄假成真，你信「上頭上頭」叫得愈高的聲中，竟無反響麼？且如此嘲戲變認真的結果，每引起了彌天大禍。塞爾維亞一排字匠狙擊奧太子，引起了空前的歐戰。徐國樑飲彈在上海澡堂門前，結局至曹錕進團城，吳佩孚上西山，齊燮元走別府。若說他們還要請外人保鏢，竟扶溥儀做朝鮮王，爲吞併的媒介。則我個人將哈哈大笑，望他早日實行。

中國是遠東巴爾幹，自己終不能了自己的了。早晚必釀成一更大的世界大戰。於是世界各國都有些小解決，中國便也得了一個大解決。前次一戰，什麼世界共主的德皇，混世魔王的俄皇，與神聖同盟的聖子神孫奧皇等，一概請進了歷代帝皇廟。繼此一戰，則庶乎萬世一系的天皇，世界飄國旗的島主，也進歷代帝王廟。溥儀先生且做了一隻俎上告祭帝王永結局的小鷄。你想，天下有享高名而不負辛勞，如此便宜的事麼？止要留一條辮子，儘可自由出入總統執政之門，口稱遺老遺老。倒亂則保護之，幹出真正的復辟戲則曲恕之。口頭好像遊戲的，內容實是認真的。難道對方會不變其嘲弄態度，也成認真麼？

何言乎由憤慨而仇嫉？優待條件實是袁世凱徐世昌等一種遮羞的把戲。袁世凱且把他做了騙人的帘招。不然，袁等如要做忠臣，有什麼優待敢議及忍議？倘然心目中有民國，如何留什麼皇帝？假令今日段祺瑞對曹錕約曰，「我做執政，你請在團城做外國總統，」豈不要笑倒了三歲小孩？袁等之不怕滑稽而爲之者，要和緩他亂臣賊子的責備，對付一般北方怒氣冲天的社會而已。你看他不恤推翻民國，自己正取皇帝而代，反批優待條件，乃說「僅留尊號，至今耿耿，」這無非愚弄北方的奴才百姓，使反對之衝緩和罷了。袁世凱真正能穩做皇帝至今，溥先生早已陪葬西陵，難道宣統十七年還能留小朝廷於日本使館麼？然袁之奸狡不足

責，憤慨於北方人民，於民國毫無情愫，並其奴役二百六十年的恥辱而忘之，至一個皇帝虛名，爲朝三與暮四，被奸雄愚弄而不知。

前日清理檔案，余適監視，記得一徐世昌之親筆函，更使人痛恨。先錄其函稿如左：

越千 喜民 瑞臣 仲泉仁兄閣下久遠

雅範仰企爲勞恆委員等到津展誦

華賤敬聆種切猥以世昌七十誕辰仰蒙

皇上恩頒御筆匾額一方對聯一幅福壽條幅一軸壽佛一尊如意一柄衣料四件瓷器二件玉器二件拜

寵隆之恩賚切感悚於私衷世昌衰朽自慚修名不立敢云古稀已屆中規

矩以從心遽蒙異數獨邀望

觚棱而稽首下忱感忭伏祈

代

奏謝

恩是爲至懇此復敬頌

台綏

世昌頓首 九月十七日

這封信若是趙爾巽陳寶琛寫了，原不足爲奇。就是徐世昌，當他做袁世凱上卿時節寫了，也付諸一笑罷了。偏偏他要在忝竊了民國元首之後，說這種卑鄙無恥的話，屈伏在一個「外國少年皇帝」之下，坍民國元首之臺。外國皇帝有內務府，難道民國元首

便沒有私宅的書記處了嗎？否則就叫他兒子或姪兒出面請內務府轉謝轉謝，亦何嘗不可呢？他這樣褻瀆民國，其意無非以爲民國是什麼東西，我止看銀子面上，出張一出張，做一回總統，譬如做一次欽差罷了。到此才知道清朝養一隻狗（如鄭孝胥羅振玉之徒，他們自信止是犬馬之臣，稱之爲狗，並非屈辱他們。）還能搖尾巴。民國便養了什麼總統，□□，都是朝外齧。難道這種難受的憤慨，決不會釀出仇嫉的麼？

何言乎由恐慌而激昂？善後會議開會矣，有所謂正誼書社者，集刻一本保障皇帝的通電，向「邪氣民國」的執政府，善後會議會場，如雪片的分散。其意欲駭昏了許多善後委員，一致提案通過



，各備靴帽袍套，環跳於日使館前，請聖駕還宮。他們四個會，滿蒙協進會，滿族同進會，旗族互救急進會，京師總商會十五個省分，京兆直隸王樹枏等九大官，東三省世榮等五十三人，山東張英麟等二十人，江蘇陳民侃等數十人，福建郭曾炘等三十人，河南裴維佞等七十二人，廣東曾習經等四十三人，江西閔荷生等五巨紳，湖北樊增祥等十六人，湖南陳嘉言等二十二二人，甘肅蘇源泉等十一人，雲南朱崇陰等二十四人，貴州姚大榮等十九人，四都市，北京則有李經畬馬其昶吳懷清等，上海則有陳夔龍馮煦秦炳直余誠格朱祖謀等，天津則有張人駿呂海寰升允鐵良袁大化等，香港則有陳伯陶張學華等。凡具名者共八十一，其間有民國之大官，有復辟之

巨子，有「愚忠」之遺老，亦有在賭場偷東西的翰林，（如常熟某秘書）。又不具名而標出人數者四百三十三。其他四個全會當以千計。真是浩浩蕩蕩，十八路番王會師西長安街，殺奔前來。

駭得我們「邪氣民國」的百姓，屁滾水流，恨爹娘少生兩條腿，無處逃命。止有三呼萬歲，恭上皇帝尊號，才能平息衆怒。這個不夠駭，還於條文中，王樹枏等則曰「凡屬血氣之倫，均抱不平感之」張英麟等則曰，「民情惶惑，輿論沸騰」。陳名侃等則曰，「溥海聞之，咸深驚訝」，郭曾忻等則曰，「證諸中外輿評，下至街談巷議，無不以此舉爲非」。閔荷生等則曰，「中外震駭，大動公憤」。

姚大榮等則曰，「一時人心大憤，異口同聲」。聽到這裏，真正駭

得面如土色，軟了全身，啞口無言。況且我本了我的良心說話，若說他們故意駭人，還有可商的餘地。內容却是千真萬真。有人對我說，當攝閣請走了溥先生的後幾天，北京到處有人在街頭巷尾，黏貼□□□王八旦之類的揭帖。我到天津第一天，便有重要軍事大官，親告我曰，你試去街上，有一車夫驢童，不罵□□□無良的麼？他這種行爲，在兩個月內不死，是無天理。證諸「邪氣民國」的輿論既如此，按諸正誼讀書社的鴻文又如彼。中華民國四字，簡直不過是一張燈花紙的薄層假面。揭開來一看，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我們還是做一天執政，算一天執政，敷衍下去呢？還是趕緊自殺，出空了床，讓皇帝睡覺呢？還是努力奮鬥，

激昂了少數民國分子，事他們的篤忠於大清，殺出一條生路，使民國萬年有道呢？所以他們借那正誼書社本子，浩浩蕩蕩，殺奔到善後會議。不知善後會議是否尚有「邪氣委員」存在，能引出激昂？果其彼中亦止有「正誼委員」，做了皇帝的清一色，吾知必有更少數的「邪氣民國」作最後五分鐘之準備，激昂的度數，必有如上海土語所謂，將邪氣的增高矣。這種正誼先生的惟一理由，在官則因，「凡食前朝之祿，皆有舊君之誼」；在野則「凡我公民感激二百餘年厚澤深仁，方圖報之不暇」。其辦法則「即使優待條件一一履行尙未能酬報萬一」。然則聆言外之音，說起民國，真叫做該死又該死。簡直毫無天良，才掛這中華民國的招牌。段執政

雖在天津入京之先，作歉然之語，到底不澈底，止有袁世凱一個純臣，才能澈底懺悔曰，「僅留尊號，至今耿耿。」他是要在太和殿上自稱皇帝，結果了民國，從而又遜位於養心殿，今上皇帝的。

所萬古銜恨的，不曾來得及，且可惜現在執政，也是一個不識趣的，幫同反對洪憲，氣死了一個假皇帝，遂耽誤了一個真皇帝，胡說八道的民國民國，亂喊了十四年。直至正誼書社的典謨訓誥出版，方才天雨粟，鬼夜哭，王氣在新華門前又伴電燈之光而宵騰，天文台奏帝星重光。況且這班「犬馬」犬（馬注見前）的惡毒，設心簸弄，希冀挑起惡感坐收他們的漁人之利，前年曹錕與張作霖鬪寶；曹錕自以為馬廠誓師，阻止復辟，故搆謠言以誣其敵，若曰，彼則

如何保衛民國，張作霖則如何主張復辟，而且張勳姓張張作霖亦姓張，凡姓張的皆與復辟有緣。借此糊塗的證據，引起敵視奉張之潮，這不過政敵的一種卑鄙手段。不料那班犬馬，竟認此張即那張，恐段執政也是馬廠的主謀，十分靠不住，故抬出張雨帥來作陪，拉一個大帥入冀坑，做他們臭狗的護法，尤其污蠟張大帥的人格，是東三省世榮等的口氣，彼乃曰，「今秋奉直之役，我軍以理直氣壯，奮勇爭先，所向披靡。……近古以來，未嘗有也。乃我大帥成功不居，……另組執政府新政府，有救民之心，無利己之志」。這閃爍之詞，直截爽快銳起來，便是說「執政是應該你做的，你便宜了段祺瑞。你就做皇帝也應該的，因忘不了大清」。

這是那班做慣推戴奴才的，太看不起了民國的大帥。如何大帥要忘不了大清，又沒有理由。世榮等所舉出的，便是「我三省爲清室發祥之地，某等又多受前朝厚恩。」他們一不知三省在大清發祥前，還是大明建州衛。二不知大帥二百年的祖宗是居住直隸。

三不知努兒哈赤也受過大明的厚恩，不客氣曾經永消大明的帝號。終之他想拿張作霖駭制段祺瑞，又想張作霖或可與馮玉祥相打。他們簡直要製造一個恐怖局面，以使溥先生還宮。進一步，竟想如是如是，這般這般。不曉得我們查清了清宮的檔案，才知「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不見得一定可以通譜。張作霖並未同溥先生有什麼特別關連。那種御筆一方，壽佛一尊等的拉攏禮

物，凡做大官的無不有分。張作霖固常有一分，便是曹錕，吳佩孚都常有一分。（止有段祺瑞，孫文，除近來的燕席各一席外，還不曾發見來往一字。）而且長春宮所懸的生日送禮單，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固有其名，即閒至孫潤宇等亦有其名。故正誼書社的本子，如是的污鱗了現世人物，恐駭我們，我們止有怒氣更激昂。這便叫做由恐慌而激昂。

況且那本正誼先生的典謨訓誥，最無禮的，便是蔑視少數攝閣之行動。倘然攝閣爲民國軌外的亂黨，則攝閣應當肆諸市朝。如其認爲一時反正的法團，他所做的便是民國要典，如何能向由他產生的執政府謾罵？何一革命政府沒有便宜行動？即以段祺瑞



與馮玉祥兩兩相比，尊段者若曰，段氏功在民國，一上書清室退位，二反對袁世凱稱帝，三制止張勳復辟，四懲拘曹錕於團城。馮玉祥諷使黎元洪去津，事同於上書清室退位也。若笑馮玉祥曾擁曹錕，段祺瑞曾擁袁世凱，也高明不到幾分。馮玉祥反對曹錕，事同於段祺瑞反對袁世凱。馮玉祥毀了吳佩孚，也抵得過段祺瑞毀了張勳。段祺瑞不忍改優待條件，出溥儀於宮外也，因而馮玉祥代爲出之。馮玉祥不忍拘曹錕於團城也，因而段祺瑞代爲拘之。如其謂彼等之對於私人，尙另有功罪，這是我們所不暇管。至於彼等之對於民國，君子可欺以其方，承認其功罪有如是。故要而言之，如一旦馮玉祥代段祺瑞執政，馮玉祥能立出曹錕於團城

者，則段祺瑞今日代攝閣，亦不妨立進溥儀於清宮也。倘使馮先生與段先生喜怒隨其恩私而任意，則民國無復餘地，由是而認真，由是而仇嫉，由是而激昂，曹錕可做李彥青之續，溥儀先生亦或把臂於尼古拉第二，故曰那班耗子，癆蟲，鱷魚，非送他上斷頭台不止。此所謂危哉溥儀先生也。

# 孝

(戴季陶)

「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爲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

「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爲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的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最文明的國家，

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民族主義第六講，民智書局版一二一，一二三頁）

今天是中山先生逝世的四天了，我們悲傷的感情，漸漸經過了激越的時期。由理知的導引，使我們漸漸回復了知見力。我們想到先生生前崇高偉大仁慈的人格，他已成就的功業，未成就的願望，我們便覺到全國的國民，由其是先生的信徒所應該負道德的責任。

先生的一生歷史，最偉大的一點，是在以創造的精神，復興中國的文化。先生所創行的三民主義，是以復興文化為基礎。所以就文化上看，先生的誕生，是中國民族文化，在後來居上的原則上，復活起來，先生一切創造，是付與衰弱的中國民族以新生命。所以

先生復興文化的努力，不是保守的，是革命的，不是復古的，是維新的。我們全國的國民，在先生死後，要接受先生的遺教，把先生所付與中國文化的新生命，發揚光大起來，完成先生未竟之志。

先生的三民主義，是整個的。這一個意義，凡是接受先生遺教的人，人家應該毫無疑義。所以先生所主張的民族主義，必定以民權民生爲前提，同時先生所提倡的一切民族的道德，也是在這一原則上面，具備更深刻而完美的內容。我們在先生新喪的期中，所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先生在生前所提倡的「孝」字。

在古代的中國，產業組織，以農業爲中心，而社會組織，以家族爲基礎。在這一時代，道德的原理，以「仁」爲依歸，而一切實

踐的德目，却以孝爲基礎。後代雖然忠孝並提，而在古代，却把一切社會的德目，都包含在孝字之內。和把一切道德的原則，包含在仁字裏面是一樣的。所以仁是孝的本體，孝是仁的實現。先生認定社會的進化，從農業的單純組織，到農工商的聯合組織，從家族主義到國族主義。所以我們便曉得先生的孝的觀念，也是把孝的基礎，移到國族主義的上面。先生的國族主義，以民有民治民享，爲內容全部，所以先生所認定的孝的適用，也就完全脫離了舊日封建制度合家長制度的影子。所以在先生逝世之日，我們凡是接受先生主義的人，應該很誠意的對先生盡孝。

下半旗，守靜默，服喪，開追悼會，以及作種種紀念興行，都

是人們對於先生表示孝思。但是孝就是如此嗎？我不敢說這不是孝，但是孝的真義，却決不止此，而且決不在此。孝是對於過去的感激，對於現在的安慰，對於將來的努力，一定要對於過現未三者都能一致的統一的表現出優美的真誠，然後才是真孝，才是大孝。對於父母的孝是如此，對於民族對於社會的孝，也應該如此。所以說『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中國民族的能力衰微了，道德的意義也隱晦了。孝的一字的時間性，在一般人們的心理，早已失了統一，我們當着這次重大的國喪，應該要把孝的真義，切實的理解，明白的表現，然後中國民族文化的新生命，才能由此發揚，三民主義的革命，也才能由此完成。

「現在世界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像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



# 『平和』『奮鬥』『救中國』

(汪精衛)

孫先生於三月十一日下午，還能和侍疾的人談話，入夜以後，體氣越弱了，聲息越微了。一間靜悄悄的病室裏，一個垂死的病人，睡在牀上，面色漸漸的淡了，眼光漸漸的涸了，一種微微弱弱的聲息，斷斷續續的，從唇吻間，勉強的發出來，不知是呻吟，還是呼叫。『和平』，『奮鬥』，『救中國』，一聲復一聲的，約莫至少也有四十餘聲，漸漸的連聲息也發不出來了，所能看見的，只唇吻間的微動了。噫，充滿了這病室的空氣，還是極悲涼啊！還是極熱烈啊！

「平和」，「奮鬥」，「救中國」，孫先生說時，是不連屬的。這三句話，各自的意味，和連屬起來的意味，應該讓各人自己去尋繹，沒有一個人敢說他自己的解釋是適合於孫先生的原意的。如今我只能將我自己所尋繹的說出來，與大家相印證。

「救中國」是孫先生一生的事業。他對於「救中國」不但有志願，而且有方法與條理。所謂方法與條理。便是他遺囑上所列舉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得救與否，全視以上主張能貫徹與否以爲斷。他用盡四十年的心力，以上主張，還未能達到。至於垂死之日，連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兩

件事，明明是可以做到的，卻還被人阻礙着，不能做到，真真是他一件傷心的事情。他口口聲聲的說「救中國」，「救中國」，他不止含着無窮的希望，他還含着無窮的痛苦。

「平和」與「奮鬥」兩句話，表面看來，是矛盾的，細按下去，卻正是一貫的。孫先生所希望的，是什麼呢？是「平和」。孫先生的畢生「奮鬥」，爲什麼呢？是爲「平和」而「奮鬥」。孫先生平日爲人揮毫，常常用「博愛」兩字，或常常用「天下爲公」四字，這便是和平的真諦。孫先生心目中的和平，是如此的。蘄求和平的心事愈切，則對於人世間不平的現象，愈不能放過去。因此便要打破一切不平的現象，使歸於平；因此便有四十年不斷的奮鬥。三民

主義，賅括一句話，不過使不平者歸於平而已。和平是仁者的心事，奮鬥是勇者的心事；惟其大仁，所以大勇。孔子說，『仁者必有勇；』老子說『慈故能勇』；都是這個道理。爲平和而奮鬥，以奮鬥求平和。平和是中國唯一的希望，奮鬥是救中國唯一的辦法。

去年十二月四日以來，孫先生病了，病何足以困孫先生呢？

三月十二日，孫先生死了，死何足以困先生呢？『平和』，『奮鬥』，『救中國』，從垂死的病人，極微弱的聲息中，傳入四萬萬人的耳鼓，顫動四萬萬人的心弦，一齊起來，往『平和』『奮鬥』『救中國』做去。



A541 212 0019 4644B

# 中國國民黨講演集

第一集目錄 定價八分

中國國民黨批評之批評……………胡漢民

國民黨與共產主義者……………陳實庵

與華林書……………吳稚暉

怎樣纔能實行民生主義……………汪精衛

第二集目錄 定價六分

中國國民黨何以有此次的宣言……………汪精衛

政治與羣衆……………汪精衛

第三集目錄 定價六分

溥儀先生……………吳稚暉

孝……………戴季陶

(和平)(奮鬥)(救中國)……………汪精衛

中華民國十六年七月初版

中國國民黨講演集第三集(全一册)

每册實售小洋八分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民智書局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寶山路天吉里三三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一號

分售處 民智書局分店  
廣州 上海西門 杭州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河南路中市 九十九十一號

發(七四六)

豐